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七一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讀春秋略記

明 朱朝瑛撰……………一

春秋四傳質

明 王介之撰……………一二七

左傳杜林合注

明 王道焜
趙如源同編……………三三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畧記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瑗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讀春秋畧記目錄

春秋類

卷首

總論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目錄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文公

卷七

宣公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十

昭公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目錄

卷十一

定公

卷十二

哀公

臣等謹按讀春秋畧記十二卷明朱朝瑛撰

朝瑛於諸經皆有畧記已各著於錄其所述

瑕瑜互見不能悉底精粹惟此書與讀詩畧

記較為詳晰允當其所採上自啖趙下及季

本郝敬諸家之說無不備列而舊說所未盡

復以己意折衷之大旨主於因經以考傳而

不肯信傳以害經故於三傳之可通者亦間

從其說而其他則多所駁正中間如謂孔父

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以今証古殊為儼

不於倫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傳會之非

而於恒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為法

度廢絕威信不行之象亦未免自相矛盾然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目錄

其餘可取者甚多如論隱公三年春王二月

己巳日食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為隱公

之夫人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為窺伺周鼎

又哀公元年改卜牛不復災以為天厭魯德

如此之類皆見發明亦說春秋家之有所心

得者也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卷首

明 朱朝瑛 撰

總論

春秋大義一言以蔽之曰尊王此人人所知者而聖人委曲維持之深心則未之或知也東遷而後諸侯放恣幾不知有王矣桓文出而假王之名以令諸侯聖人予之非徒貴其名也以為此一念之天良未至于漸滅為之別擇而表揚之使天下之人衆著于名義此轉亂為治之一機也故伐國而請于王則主王臣以明王討會諸侯而請于王則主王臣以明王會不則其救入也不則其攘夷也皆所以尊王也非然而侵伐會盟皆譏矣是聖人之與桓文非與其伯也與其尊王者而已後之獎桓文者乃云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聖人不得已而授之以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聖人安得而授之大非春秋尊王之義也黜桓文者又云齊晉名為尊王實則僭王之權亂王之法是亦一楚也則併其好名之志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首

二

而沒之何以激發人之天良而誘進于大道乎隨之屯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言人臣之握權而得衆者苟得其道可以轉懼而為譽變凶而為功也槩舉而黜之豈聖人委曲維持之心哉

讀春秋者須觀聖人之特筆觀其特筆而全書之旨可會而通也于稷之會特書成宋亂惡賄賂之始行也于澶淵之會特書宋災故惜義理之終不明也世之齷齪者徇利而忘害既足以致天下之亂而一二有志于救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首

二

時者又不審于輕重緩急之宜往往舍其重而謀其輕舍其急而謀其緩使亂者終不可以治是聖人所大痛也書成宋亂見正身之要焉書宋災故見辨義之精焉書鄭棄其師見楚之所由橫書王室亂見亂之所由極凡聖人所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不著于此矣書天王狩于河陽見世道之未盡喪亂者猶可以復治書西狩獲麟見天心之未盡滅衰者猶可以復昌則聖人所為知天立命參贊化育之事亦將于此乎始之此

數者未可以盡聖人之特筆而特筆之大者已不外於此

以春秋為無褒貶乎則一諸侯也何以忽而稱爵忽而稱人忽而生稱其名以春秋為有褒貶乎則稱爵者未必皆褒稱人者未必皆貶也為有褒貶之說者比事而考之不免于支離膠擾而不可通為無褒貶之說者若姓氏日月之類舍之可也一切稱人稱爵稱名稱字皆無所分別則聖人所云取義者安在無所取義又安用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首

三

此紛紛異同之稱為也在他國之大夫或有所因或有所未詳若諸侯之稱人王大夫之稱氏魯季友之稱字豈有所因亦豈有所未詳與近世說春秋者唐荆川季彭山王明逸郝仲興諸家各有論著非不直捷曉暢然舉聖人之微詞槩置弗辨惟以為據事直書則既筆削之春秋何以異于未筆削之春秋哉晉韓起聘于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既不謬於周禮豈遂不若司馬子長或有虛美隱惡以待聖人之直之然而聖

人復從而筆之削之者其取義不在褒貶將在今等也聖人蓋有褒貶而無褒貶之定例也公羊氏曰不待貶絕而臯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斯言得之矣而猶未盡其變何以言之有因其時而變者有因其人而變者有因其事而變者閔僖以前諸侯為政則褒貶常在諸侯而不在大夫文宣以後大夫為政則褒貶常在大夫而不在諸侯此因其時而變者也褒貶之在諸侯者大國小國皆有之褒貶之在大夫者常在大國而不在小國此因其人而變者也在此諸侯者不過辭有重輕大抵稱爵為重稱人為輕重者近于褒輕者近于貶然不待貶而惡見者則亦稱爵以著其惡也在大夫者不過辭有詳畧大抵稱名為詳稱人為畧詳者近于褒畧者近于貶然不待貶而惡見則亦稱名以著其惡也此因其事而變者也至于吳楚之稱則皆因天下之進退而進退之天下外之則春秋舉國號而已天下進之中國則春秋人之又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首

四

進之而列于諸侯則春秋爵之其稱國稱人稱爵者非以褒貶吳楚蓋以著諸侯之得失而明世道之存亡也春秋之作豈為僭逆謀哉此其褒貶之意在于言外又變而難窮者也總之春秋繼詩而作詩有美者有刺者有以美而實刺者有屬辭在此而取義在彼者春秋褒貶之法亦如是已蓋春秋之作非徒彰善癉惡而已也謹嚴之中不失溫厚惡之小者罪止于下也激切之至反類委蛇惡大而不討者罪累上也下之以媿夫不肖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五

之人使感于欲並生之之德斯化于為善上之以儆天下之庇亂賊者有以發其深省而恥鳥獸之同群斯共奮于討惡之義矣非聖人孰能與于此

春秋經史相輔而行史以陳其事經以著其義一筆一削瞭然可見自魯史亡而左傳作春秋之義多不可解矣趙襄子之卒後孔子五十五年而左氏已舉其謚是作于戰國時無疑故其書多採他史以附之與經文謬戾而不合其大者莫如趙盾許止弑君而以為不弑君

樂書皆僕不弑君而以為弑君千載之下論議紛然終

莫能定皆蔽于左氏之說也公穀之疎畧並不足言已學者不因經以攷傳而欲據傳以明經于是名實抵牾是非舛錯春秋之義愈辨愈晦或起而矯之一切棄去憑臆為說則又失之太悍苟義之可通以傳釋經可也義之必不可通者不得不以經廢傳耳至於經文有殘缺者有增衍者有舛誤者不可盡知今畧三傳之所異而特舉其同者如夏五郭公有秋無冬無冬有月之類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六

此殘缺之明証也桓十二年十一月之再書丙戌此增衍之明証也隱三年之書月日前後不合此舛誤之明証也其可考者如此必有不止於此者而不可考也又如紀子伯仲孫忌之為缺文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比月日食之為衍文蔡桓侯蔡侯申之為誤文此又可以理推而知也其可推者如此必有不止于此者而不可推也安知應書而不書者之非缺耶不應書而書者之非衍耶又安知應褒而貶應貶而褒者之非舛耶且公

羊穀梁書孔子生左氏書孔丘卒是非春秋之原文明
矣以為尊孔子而特書之何以書生者不書卒書卒者
又不書生則其意為損益又可知耶所損益者既不可
知其書又可盡信耶今姑釋其義之可通者而置其所
不可通者不敢信傳以害經亦不敢執一辭以害全旨
據吾意之所可以度聖人之所可未必聖人之可之也
據吾意之所否以度聖人之所否未必聖人之否之也
燕石寶藏徒作貽笑飛蟲弋獲庶幾有當焉爾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首

七

春秋之文萬有六千五百餘史記自序曰春秋文成數
萬子長生于秦火之後豈得獨見全經要其言必有所
據信斯言也則春秋之殘缺者幾半矣顏師古曰一萬
之外即可以萬言之然不得遂云數萬也左氏所記不
見于經者甚多其詞亦間有類於釋經者安知非春秋
之逸文乎更可異者張晏云春秋萬八千字晏為三國
時人其所言春秋之文與今春秋多寡相越之遠至于
千百則何以解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首

八

讀春秋畧記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卷一

明 朱朝瑛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正月為建子之月不必復辨即周文安辨之甚詳至十月墮霜則亦自謂無以解也所疑者程子云孔子以夏時冠周正胡氏從之誠若是則孔子之作春秋非尊周也適以亂周制其可乎考之周語云武王伐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一

紂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以厯推當時南至日躔牽牛則伐紂之舉尚在南至之前而武成稱一月伐商泰誓稱春會孟津則改月改時自武王始矣周以前三正迭建未嘗改時與月自武王改之當時亦覺其未安故周公作周禮仍從夏正然後世卒莫之行者蓋其書未成而身歿與至于分至啟閉夏時終不可易故汲冢周書有參用夏時之說士君子尋常論議稱夏時者多矣未有稱夏月不稱周月者孟獻子

之稱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孟子之稱七八月旱而苗

稿此其較然顯白者也況于紀國事陳時政何得不遵昭代之典凡誓語所述雅頌所歌皆周時周月也金縢秋大熟乃夏之七月月令登穀嘗新在此月也惟豳風之述夏俗則用夏正出車之作于商季則從商制他如十月之交辛卯日食不合于夏正而合于周正六月四月小明臣工等篇以周正解之無不合者詳讀詩畧記東遷而後正朔不頒諸侯有用夏正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二

者晉獻公以十二月滅虢而卜偃稱九月十月之交是也左氏多採晉史故卓之弑在僖十年正月而傳稱九年十一月韓之戰在僖十五年十一月而傳稱九月此類往往而有不加辨正而記載參錯與經抵牾蓋有由矣若魯之春秋猶秉周制孔子修之以明昭代之典故書正而特繫之于王大義炳然無可復疑羅一峰曰聖人必不誣天之冬以為春誣天之秋以為冬夫陽氣既復何必不謂之春陰氣將究何必

不謂之冬後漢陳寵曰十一月陽氣始萌有蘭射干
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
雖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
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其義甚確而著矣第授民
時則以人正為宜要亦聖人之持論則然豈得帝制
而自為哉

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則昭公以
上夫人皆命于天子可知豈有夫人命于天子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三

之即位反不請命者但不入朝而請以是為罪比于
列國之不請命固有間矣故諸侯繼世皆不書立于
魯則書即位猶之諸侯書卒而魯獨書薨也亦因其
異而異之非徒以魯史而尊魯也以書薨推之則知
魯之十二公無不書即位者隱莊閔僖不書即位蓋
脫簡也凡正月無事而二月三月有事者既書二月
三月則不書正月雖元年亦然定公是也此書正月
而無事必有脫簡如夏五郭公者多矣何疑于此如

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以是而削其即位則亦不宜
書薨且通之十二公其說多支離違迂而不達決非
聖人之旨矣或云攝也不行即位之禮故史無書或
云成公之讓也夫苟不行即位何以改元而稱公既
改元而稱公又何以成其讓或又云即位于先公之
年以為非禮而不書則春秋所書魯之非禮多矣何
獨于此而削之義所難通姑以定元年之不書正月
推之四公竊意脫簡為近是識之以俟明者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四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作邾婁蔑
公穀作昧

傳稱成王勞周公太公而賜之盟是盟者亦先王所
有事已周禮司盟原與司約之職相輔而行非崇鬼
神而廢法制也司約之約劑即司盟之約劑不信者
刑殺隨之豈徒聽之鬼神者哉邦國之盟載亦猶是
已春秋諸侯相盟其或有背之者則告于神而伐之
襄十八年晉伐齊中行獻子之禱于河者是也流至
戰國秦惠文詛楚之辭猶其遺意然先王貴盟之意

所以慎重其事質諸鬼神示無所私也後世乃以植私黨而不領于天子之盟府何怪其泯泯焚焚罔中于信矣適以啟爭而長亂故春秋譏之此越喪禮而行則尤譏也不書其故不問何事而皆非也惟以王事盟而書王臣者為善之程子曰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書及孫氏曰附庸之君未得列于諸侯故書字以別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欽定四庫全書

諸春秋畧記

五

諸侯之弟書公子者常詞也書弟者變詞也此削其公子段為逆也胡氏以不書弟為路人之詞非也書克不書伐者鄭伯以欲取姑與之術積謀而克之不俟伐而後克也夫叔段即不可教母命即不可違當其收貳于己之時遷之別邑使不得有為如舜之封象可也兄弟之間而以力克已惡矣況以術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尊王于天教天下以天事王也天下無二天則亦無

二王既明此義于天下則稱天而王尊但稱王而王亦尊蓋春秋為天子之事言以天子之法制褒貶天下之諸侯也豈得有所褒貶於天子哉仲子之賵咺為大臣不知諫止而承命以行貶而名之可矣成風之賵不名榮叔者春秋之法善惡未明者褒貶之以明其義善惡較然者據事而大書之其義自見也仲子之賵因惠公而及之猶有說焉其失或有未明若成風則專使也而含且賵且會其葬焉其失已較然矣此書法所以異也惠公仲子公羊氏以為兼之是也文九年之書僖公成風亦然程子以惠公之妾為惠公之仲子猶可以僖公之母為僖公之成風則不可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之者公也不書公內稱不必備也如及齊平及鄭平之類可見胡氏或以書及為微者或以書及為諱公是夷公于微者矣恐未必然稱人微也有本微者

欽定四庫全書

諸春秋畧記

六

有賤而微之者魯史既亡不可復考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王臣之與諸侯原無世相朝之禮故不可以言朝惟書來而已以私事來未為非禮不請于王是為非禮耳程子曰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謂王臣無外交者非也

公子益師卒

大夫之卒不書爵雖王大夫亦然考之王制大夫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七

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以妨賢也當時大夫往往皆世其爵春秋所不與也故于王大夫生則稱之歿則已焉諸侯之大夫益可知已不日史佚之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哉陳氏曰會戎于潛會吳子于黃池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駭殺作倭

桓十六年城向則向為魯之屬國也莒入向而無駭入極則極為莒之屬國與攻其所必救以解向人之難與不書氏常詞也無駭卒而後賜族如以不書氏為貶則未賜族者何以明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既與戎會又懼其不協而與之盟此其失在平日不能自強春秋所深惜也若不度事勢徑情而拒之又開釁速禍之道非聖人所以教人者矣書曰因史文也胡氏以書日為謹之聖人何事不謹而獨謹于盟戎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八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履緌左作裂繻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程子謂親迎者迎于所館不得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然諸侯有相朝之禮何獨親迎不可但親迎為禮之輕者苟或事幾闕切不可遠離即使卿逆未為非禮陳氏曰內女為君夫人未有書來逆者此書逆蓋遭人倫之變者故詳之也內女皆書歸不書

者必有故也齊子叔姬邾伯姬杞叔姬皆不書歸遭出也餘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

致紀本侯爵而書子猶之杞與滕也大抵見貶于時王耳王命不行于大國若小國固能行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汪氏曰左氏以為仲子則未死而歸贈雖五尺童子

必無此事公羊氏又以為隱公之母使隱公果尊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九

母則當葬以小君之禮而書於經矣此不書葬知為

隱公夫人也張氏曰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

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宋朝皇后亦然蓋古之

遺制與

鄭人伐衛

公孫滑之亂前之相伐不書此何以書惡其用師不

已也處心積慮成乎滅叔之嗣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天與人同其氣則亦同其數然數本于氣氣本于志

志立則氣數隨之志不立則隨氣數而變矣故太平

之世日有當食而不食者如唐開元十二年十三年

一行之所推候者最可信也開元如此況上世乎即

不盡然食亦不能為災故程子曰日食必書者亂世

必為災也治世則否

以歷推此日食乃三月己巳朔非二月也因二月誤

書而三月之庚戌四月之辛卯八月之庚辰十二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卷一

十

之癸未皆差一月以二年十二月之乙卯及四年二

月之戊申正之其差較然顯白置閏於三年二月之

前則乙卯己巳合矣無以解于四年之戊申置閏于

三年十二月之後則癸未戊申合矣無以解二年之

乙卯蓋二年應閏十二月而古今歷法微差乃在十

二月前故二年八月得有庚辰則己巳為三月朔其

食限合而支干亦無不合由此以觀其訛舛已甚是

豈春秋之原文而三傳皆同莫之能辨幸而一定之

支干凡人可以共証若其他文之無可証者孰能辨其誤哉學者欲從千載之下一一詳求其義胡可得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書天王崩王人來告也不書葬諸侯不赴也或缺文嗣王即位亦不書以魯紀元則不敢以天子之元繫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作君

欽定四庫全書

諸春秋畧記卷一

十二

王之大夫即畿內之諸侯也若其私相黨附即外諸侯亦有所不可若弔死會葬之禮內外諸侯莫非王臣寧有異乎當時王室微弱故王大夫不得與諸侯齒其卒也不赴其葬也不會惟尹氏以王喪為諸侯主而赴王子虎劉卷以同會盟而赴春秋因而書之以明王大夫之禮與諸侯等也然諸侯之卒書爵而王大夫皆不爵者王制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嗣故書爵祿則不書爵以明春秋之內諸侯皆不宜

嗣而嗣也不書名而書氏者譏其為權奸之後而復大其宗也小雅所稱尹氏蓋致亂之人平王親受其禍而不加屏斥其後復秉國均遂使深根固抵卒成王室之亂故于卒也書曰尹氏以深譏之若世卿則王之大夫皆世卿也其卒也何無一人復書氏者且列國之世卿可勝譏乎

秋武氏子來求賻

稱武氏子蓋父在子未爵也穀梁氏曰未爵而使之

欽定四庫全書

諸春秋畧記卷一

十三

非正也高郵孫氏曰為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為下者無見求求之失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始不書立故終亦不書薨而書卒易貴陽而賤陰坤之六爻皆陰也聖人繫辭第著其惡于初上而已若其中爻辨是與非有善未嘗不錄也春秋尊王而抑諸侯會盟征伐皆自諸侯也聖人比事第著其罪于始終而已若其生平辨是與非有善未嘗不與也一

筆一削易道存焉矣然不書薨而猶書爵者明世守也周先王之所命也公羊氏曰卒從正書爵書名以正其終臣道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張氏曰隱公十一年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然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于策使人考其本末知二國相與之固列國所以並被其禍也由此言之春秋書盟非徒惡其不信尤惡其植黨肆惡以為信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一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穀作繆

程子曰春秋諸侯皆不請于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按定公四年葬劉文公文公為王卿士其謚必出于王書之與外諸侯同詞則春秋之書葬非罪私謚明矣周禮小史之職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不及外諸侯則諸侯雖有請謚之事天子不必皆賜謚如昭七年葬衛襄公傳可証也天子不必賜謚

則私謚亦法所不禁可知至于公者五等諸侯之通

稱燕禮聘禮君皆稱公以對臣下而稱之也公羊氏

曰卒從正葬從主人從正者卒則稱名稱爵以著人

臣之義從主人者葬則稱謚稱公以申一國之尊所

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詳見昭七年傳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金壇王氏曰杞當作紀牟婁在漢北海郡平昌即今

青州安丘縣蓋紀邑也杞都雍丘距此甚遠按漢志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一

注云先春秋時杞徙魯東北蓋亦因此而誤莊二十

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洮為曹地在魯之西界則此

時杞都雍丘無疑且襄二十九年晉治杞田牟婁果

為杞邑莒何得不歸于杞至昭五年莒牟夷乃以之

奔魯乎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穀作祝

不書公子以罪削之也亦有弑君而書公子者譏當

時之不討賊耳齊商人楚比雖見殺而非以賊討亦

與鄭歸生同辭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是時宋欲伐鄭而與魯謀既與魯期會矣未幾而州吁有除害之請復不能待而先之故遇于清蓋衛地也此宋志而書公及者公惟汲汲于尋盟故不能正辭以拒宋而為此遇于是伐鄭之役輦得以固請而行亦因于此遇也書之以為公惜也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一

十五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書三國同衛伐鄭見州吁之能要結鄰邦其敢于篡弑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書宋公為首見宋公之庇亂賊尤切此華督之禍亦有所由來也故書弑君者非徒誅亂賊也所以做為君者之自取也有先事而見其義者宋是也有後事而見其義者衛是也以此推之春秋之義大概可知已

秋輦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子之稱不待賜而有與稱氏不同書公子者常詞也不書者削之也若孟師與彊則皆書之矣季彭山曰再叙四國左氏以為復伐鄭者是也蓋伐鄭在夏已更一時而鄭不服故秋復要魯而伐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春秋書弑君二十五而賊之見討者惟州吁無知夏徵舒而已不著討賊之姓名以大彰其功第書人以殺者何也說者謂書人言人皆可殺也則有弑君而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春秋畧記
卷一

十六

書人者將謂人皆可弑乎凡稱人者皆微也觀衛風擊鼓之詩則知衛人之怨極已石碣以一退休之老特因眾怨以成其謀故書曰衛人則雍廩之殺無知亦可推已即徵舒之殺亦不由楚君故先書楚人殺而後書楚子入則當時之情事可見夫當時諸侯以及執政大臣大抵貪利徇勢不顧大義甚者至甘心為亂賊役而不辭而討賊者僅出于卑下之人此亂臣賊子所以倖免者眾而終不絕于天下也春秋書